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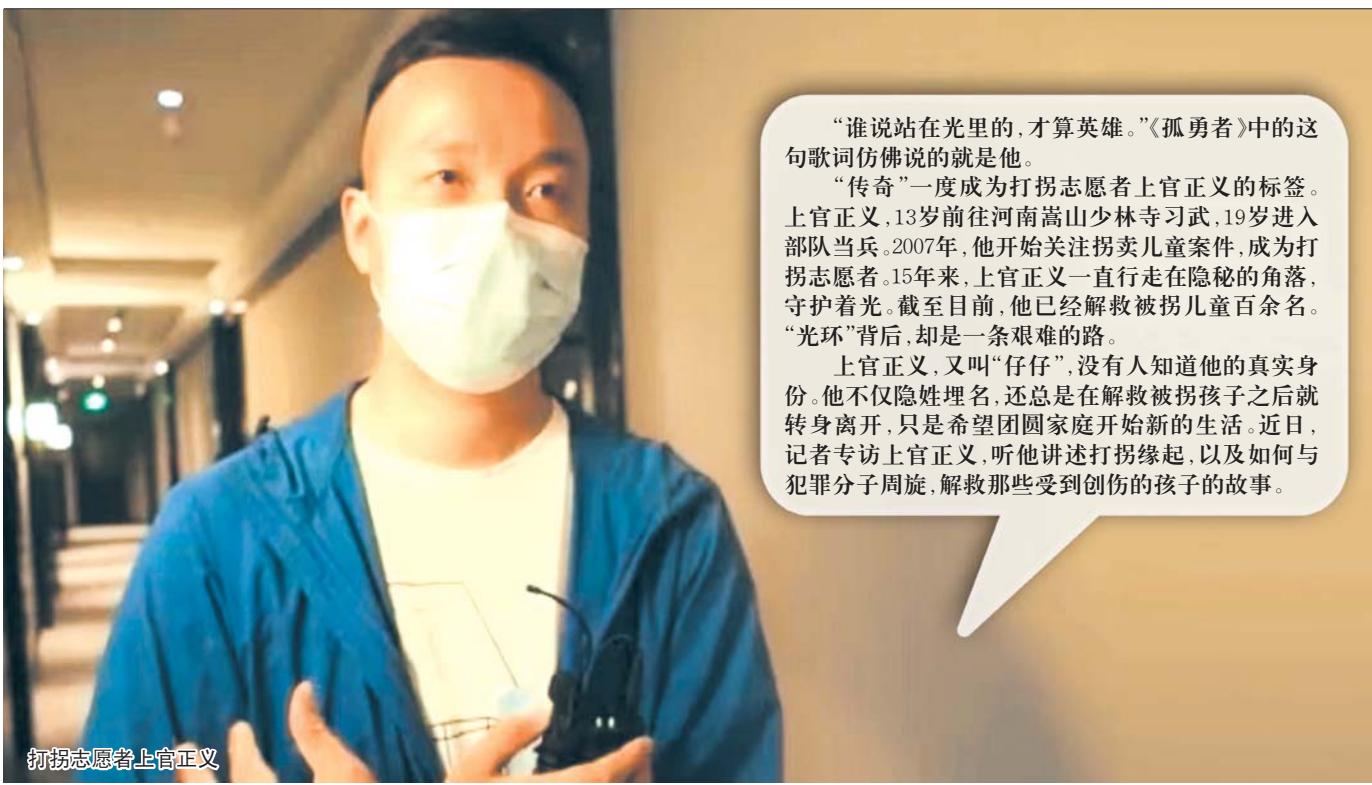
青未了

人物周刊

A12-13
齐鲁晚报

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

主编:任志方 责编:于海霞 美编:继红 组版:洛菁



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

“谁说站在光里的，才算英雄。”《孤勇者》中的这句歌词仿佛说的就是他。

“传奇”一度成为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标签。上官正义，13岁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，19岁进入部队当兵。2007年，他开始关注拐卖儿童案件，成为打拐志愿者。15年来，上官正义一直行走在隐秘的角落，守护着光。截至目前，他已经解救被拐儿童百余名。“光环”背后，却是一条艰难的路。

上官正义，又叫“仔仔”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他不仅隐姓埋名，还总是在解救被拐孩子之后就转身离开，只是希望团圆家庭开始新的生活。近日，记者专访上官正义，听他讲述打拐缘起，以及如何与犯罪分子周旋，解救那些受到创伤的孩子的故事。

行走在隐秘角落，守护着光

民间打拐人上官正义：希望每个孩子都有尊严地活着

文/片 记者 张子森 李静 张锡坤

“华仔组合”一路寻亲 希望找到更多孩子

近日，上官正义正在陪伴杜小华一同寻亲，网友称他们为“华仔组合”。

电影《亲爱的》原型中，彭高峰、吴玉萍、孙海洋都陆续找到了孩子，杜小华是唯一还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。杜小华寻亲的故事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杜小华是江西上饶玉山县怀玉乡（原童访乡）白泥汤村人。2005年4月16日，杜小华的儿子小米奇（杜后琪）在江西老家出生。2008年，杜小华和妻子将小米奇带到他们打工的地方，内蒙古包头青山区兴盛镇顶独龙贵村南村的一家木器橱柜厂。2011年3月6日，小米奇失踪。漫漫11年，小米奇始终杳无音信。

上官正义深知杜小华身上背负的压力和承受的心酸，所以在接到杜小华的电话后，他就简单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。

杜小华说，“这一路，就像长征一样。”收到线索后，上官正义和杜小华就辗转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等地去核实。5月中旬，上官正义陪杜小华回到内蒙古包头，也就是小米奇失踪的地方。其实，杜小华每年都会回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。上官正义曾发文，“回到小米奇曾经玩耍和最后丢失的地方，久久不愿离开！他说这里到处都是小米奇的身影，一点也没变，小米奇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一路上，上官正义除了给杜小华提供更加专业的寻亲方式，还会调节他的情绪，让他在寻子路上有些许安慰。其间，“华仔组合”遇到过很多危险，但最终化险为夷。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小米奇，但是他们在核实线索的过程中，帮助“难友”找到了孩子。

上官正义和杜小华还会出现在直播间，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，获得更多线索。网友频频留言：“下一个，希望是小米奇。”杜小华说：“大家都盼着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都希望我的小米奇能够尽快找回来。我们也在努力，把线索摸排到位，也许我的小米奇找到了，也许能帮更多难友找到孩子。”

研究犯罪心理学 解救被拐儿童

2021年7月，记者曾采访过上官正义。当时的上官正义已经解救过百余名被拐儿童。他告诉记者，“解救被拐儿童的数据还在增加，现在我已经不会特别去统计了。”

上官正义，是四川阆中的一个农家小伙。13岁时，他在少林寺习武。19岁，他离开少林寺，成为一名侦察兵。2003年退伍后，上官正义开始参加社会义务反扒、反传销等志愿工作。

退伍之后，上官正义本可以选择平淡稳定的生活。但在2007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“打拐”。2007年，上官正义在广州的一个体育中心游玩。一个小男孩抱住一对情侣央求他们买花，他发现还有3名小女孩也在卖花的“队伍”中。侦察兵的敏锐让他意识到此事有蹊跷，历经3个月的跟踪，他终于摸清了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和被迫卖花的隐情，于是开始了“宝贝营救计划”。在这次行动中，他协助警方解救8名孩子，当场抓获7名嫌犯。

也是从这起案件之后，上官正义发现还有更多的寻亲群体需要去关注。于是，他走上了打拐志愿者之路。2018年湖南益阳“网络贩婴”案令人震惊，这也是上官正义卧底时间最长的一起案件。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该团伙的孩子并非盗抢，而是通过网络联系，让孕妇生产后，以“送养”的名义将孩子售出，价格在4.5万元到8万元之间。

当时上官正义潜伏在犯罪团伙“圆梦之家精英群”QQ群中。在这个QQ群里，群主是“可乐”，成员主要由买方和卖方构成，群里最多的时候达到900人。“可乐”一伙人的防范意识很强，他们将贩卖婴儿的行为称之为“替人圆梦”。“可乐”在整个环节中，承担着联系买卖双方的“中介”角色，再打着“送养”“收养”的名义进行买卖。就连婴儿都能明码标价交易，这让上官正义意识到利益链条之复杂，以及这个犯罪团伙有多疯狂。

在群里卧底一年多，上官正义逐渐摸清“可乐”一行人的心理，他决定与“可乐”见一面，以协助警方彻底“端掉”这个团伙。也就是这次见面，上官正义协助警方当场解救一个孩子，抓获主犯“可乐”。此后的半年多时间，警方共解救孩子15名，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。

打拐15年，每一起案件的漩涡中心都是孩子，每一起案件都有不同的特点。上官正义喜欢研究犯罪心理学。他说，“每一起案件结束后，我都会去剖析犯罪分子的心理。这有助于我在面对后续的案件时，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。”

上官正义会帮助寻亲家庭分析案件的走向，为他们提供一些正确的寻亲方式。上官正义说：“我经历的案件很多，这些经验都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希望寻亲家长能够在本就不易的路上，走得顺畅一点。”

为了更好地“潜伏” 很多场合都隐藏真实身份

上官正义在社交平台的简介上写着：“让每个孩子都有尊严地活着。”

成为父亲后，上官正义对打拐有了更深的感触。“每当我发现被拐孩子，我会想如果我们在那个年龄段遭遇这些，又会是怎样。让每一个孩子有尊严地活着，不受侮辱，不受欺凌，不被拐卖，这就是在保障孩子基本的权益。”

这些年来，上官正义被媒体及公众称为“民间打拐英雄”“侠客”。2010年，他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候选人。然而，名誉并不是上官正义在乎的事情。在很多场合中，他都隐藏着自己的脸和真实的身份，他需要保护自己，从而更好地“潜伏”和解救被拐儿童。

2020年，“梅姨案”中，申军良和失散15年的儿子申聪终于团圆。这场跨越15年的团圆，背后有很多人的倾力相助。上官正义曾多次陪同申军良寻子，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和专业方式。像每一次帮助被拐儿童回家一样，上官正义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。他说，“孩子跟家人团聚之后，我就不会再跟寻亲家庭联系太多，甚至不会再联系。他们在寻亲过程中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孩子回去之后，应该开始新的生活，而我作为志愿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”

上官正义有着长期的打拐经验，但是他注意到犯罪分子也在“成长”。上官正义发现，近年来，出现了新的犯罪手段，例如网络犯婴、身份洗白等。他也在探索新的打拐方式，还将梳理户籍登记信息查找被拐孩子和杜绝亲子鉴定造假等建议，形成文件提交给相关部门。上官正义说：“如果从法治上去呼吁，去治理，推动涉拐案件的法律进程，而不只是单一的解救方案，那么对于打拐、反拐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相信，只要做了，就能够慢慢去推动。”

为什么上官正义这么拼命地帮助寻亲家庭？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问过上官正义。他说，“拐卖孩子，可能会造成很多家庭的悲剧。每一个寻亲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。在寻亲群体中，没有特殊，只有最惨。”这些年，他见到很多因为拐卖儿童而支离破碎的家庭。团圆，成为他和寻亲家庭一致的目标。

上官正义的行程轨迹遍布全国各地，一条条线路织成密密的网。他说，“我们一直在呼吁更多人关注寻亲家庭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会有更多宝贝回家。”

记者 李静 张锡坤

近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“果然寻亲”栏目接到武汉寻亲妈妈吴学先的求助。自从1998年儿子陈昊失踪，“家”不再完整，吴学先夫妻悬赏百万元寻子，24年始终没有放弃。

陈昊，1995年7月1日出生。1998年11月2日，陈昊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失踪。“左眉骨有缝针痕迹，皮肤有些黑，脑袋圆圆的。”这是吴学先描述中孩子的特征。

原本，吴学先和丈夫陈真响在民主路上经营一家五金店。陈昊在农村，由奶奶照看。因为陈昊生病，吴学先便将孩子接到医院看病。吴学先说：“头一天还带着孩子去看病，第二天孩子就失踪了。”

陈昊失踪时，是中午1点左右。丈夫外出送货，吴学先在屋内洗衣服，陈昊自己在店里玩耍。洗完衣服后，吴学先想带陈昊午休。吴学先喊了几声“昊儿”，却无人应答。吴学先慌了，沿着周边的巷子寻找，但始终没有孩子的下落。吴学先报警后，又和家人在车站、码头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贴到凌晨。那一夜，对于吴学先来说，格外漫长。

从那以后，吴学先踏上寻子路，这一找就是24年。她尝试了很多寻找孩子的办法，张贴寻人启事、向警方求助、通过媒体发声、网络寻亲等等。2008年，吴学先认识了很多寻亲家长，他们抱团取暖。一接到线索，吴学先就到当地核实，但最终都是希望变成失望。吴学先说：“最开始我连火车都不会坐，后来跑遍全国各地。”

1999年，吴学先的小儿子出生。作为母亲，吴学先更加小心翼翼。“我不敢放手，一直不敢让这个孩子离开我的视线。”每次看到小儿子，吴学先就会更加想念陈昊。“现在小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我想用全部的精力寻找陈昊。”

陈昊留给吴学先的是无法抹掉的记忆，三张陈昊的照片也成为吴学先最宝贵的东西。“孩子很聪明，会背古诗，会唱歌，知道爸爸妈妈是做‘螺丝’生意的，知道我们住在黄鹤楼脚下。”吴学先回忆。

吴学先今年51岁，过去的24年始终在寻找儿子陈昊。2009年，吴学先夫妻悬赏50万元寻子。从2011年到现在，他们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00万元。吴学先说：“我在拼命地发寻亲信息，一定要找到昊昊，绝对不会放弃。”



吴学先找寻儿子的寻人启事。受访者供图

悬赏百万，武汉这对夫妻已寻子24年